

清代将相传奇 主编/张晓虎

# 将相传奇

阙红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代将相传奇 主编/张晓虎

# 苏尔 志 传奇

阚红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尔衮传奇/闾红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清代将相传奇)

ISBN 7-300-04682-7/K·259

I. 多...

II. 闾...

III. 多尔衮 (1612~1651) — 生平事迹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9032 号

清代将相传奇  
主编 张晓虎  
**多尔衮传奇**  
闾红柳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lmet.com](http://www.tlm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1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000

---

定价: 1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初识愁滋味

1

家族悲剧即将上演/紧张，焦虑，  
困惑弥漫在盛京皇宫的上空/暖鸡堡  
——父亲的断魂之旅/深夜，贝勒们在  
商议，他们举棋不定/多尔袞有希望继  
承汗位吗/他在凌晨时分突然被惊醒，  
新的汗王产生了——不是他/一大群贝  
勒在黎明时分闯入他母亲的寝宫，他  
们突然宣布父亲的“遗诏”/大妃生殉  
——他知道，这一次，失去的并不仅  
仅是母亲/他沉默，他接受，因为他清  
楚，他了解

## 少年初领兵

22

1628年，17岁的多尔袞和15岁的  
多铎初次随师出征/年少万兜鍪，坐断  
东南战未休/他成了皇太极的得力助手/  
征服蒙古——他拿到了传国玉玺/汗王

皇太极亲自到城外迎接，多尔衮知道，汗王的惊喜来自于何处/朝鲜八道“间阎荡残”，只有狂犬，饱食人肉后狂走/他差点被错杀掉/松锦之战，他豪气干云天/他的政治嗅觉忽然敏锐起来

41

本是同根生

皇太极猝死，群龙无首/多尔衮得知了消息，但他不露声色/最肥美的果子需要最耐心的等待/他的兄弟们激动起来了，他的侄子们争执起来了，他沉吟不语/局势就像一盘散乱沙子/在权力面前再冷静的人也难免会变态的/他忽然将众人的视线引向一个小小的孩子/在他的提议下，新的国主产生了

59

烽火遍中原

崇祯帝又羞又愧地吊死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开进了北京，多尔衮的马队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借师助剿”，现在就行动/李自成登高远望，他看见烟尘之中，是八旗的铁骑/是谁在玩魔术/皇帝的龙椅上空无一人/关外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焦急地向关内眺望/衡量：权力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77

声威满京华

双拳出击还是一手硬，一手软/明  
规清随/天下英雄谁敌手/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圈地法：关外农奴制的野  
蛮侵入/投充法：血泪/逃人法：还是血  
泪/一将成名万骨枯/结局往往出人意料

清宫第一谜

97

太祖皇太极暴病而亡，国色天香的博尔济锦氏年仅三十/由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康熙把祖母的灵柩在东陵停放三十年之久，迟迟不葬/孝庄皇后博尔济锦氏被葬于帝陵的风水墙之外/据说雍正对孝庄皇后的下葬颇为轻慢/疑点，又一个疑点/叔嫂之间究竟有没有故事发生

风云三兄弟

117

都还只是孩子/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幼弟多铎/有勇无谋的“莽哥哥”/战车上的风云三兄弟/幼弟有功，长兄有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又是晴天一霹雳/昔人已乘黄鹤去

摄政王逸事

136

寡人有疾/他的周围，犬马成群/六妻四妾和难以计算的美人与侍女/登徒子摄政王/填补空虚的一种消极方式/奢

清代将相传奇

侈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吗，不尽然，但事实却往往如此/蜀山兀，阿房出/摄政王的仪仗仅次于皇帝/欲望，尤其是对于权力的欲望，很难得到满足

153

往事已成空

一个政敌曾经预言，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确实，他身材瘦小，体质不佳/忧心国事，劳心劳神过早地耗了他的青春活力/在权力争夺战中，他是旋涡中一枚小小的叶子/他的作战对象不仅仅是年轻的皇帝/是天意吗，他也怕遭天谴/他还没有子嗣，回顾身后，难免茫然/短暂的一生，意外的死亡/还如一梦中

170

可怜身后名

京城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对亡人的礼遇只持续了两个月/隐忍了多年的人物出手了/树倒猢猻散/清算，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被毁掉了/他的尸体代表他本人遭受最严厉的惩罚/苦难像瘟疫一样，席卷了他的族人/是是非非，千古功过

# 初 识 愁 滋 味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二日近黎明时分，正是一天里最黑暗的时刻，整个盛京（今沈阳）城笼罩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八月，正是北方的金秋时节，空气中有一丝丝谷物成熟后的甜蜜气息，秋色如醉。此刻，城中的居民正在享受着酣眠的乐趣。

但是，机警的人总能体察到异样，实际上，紧张、焦虑、困惑的阴云正弥漫在盛京皇宫的上空。在城中心的皇宫之内，同样，鸦雀无声，但是，黑暗之中，又有几个人有心思享受秋日的黎明呢？宫中之人多半各怀心事，彻夜难眠。一种不祥的预感几乎在同时袭击着爱新觉罗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夜风在城市里轻拂着每一个角落，人们忽然在风中不安起来，他们等待着，家族悲剧即将上演。

盛京，是关外“三京”之一。清王朝在定鼎中原之前共建有三座都城，分别是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三座都城的兴建与爱新觉罗家族在辽东的崛起密切相关，而沈阳在三京之中兴建最晚，所以宫廷建筑更为雄伟壮观。从现在的沈阳故宫依稀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从东路进入盛京皇宫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角重檐、巍然屹立的大政殿，在它的两翼成燕翅状排列着十座王亭。穿过明通天街门，进入中路宫殿，从南至北分别是五龙照壁、东西朝房、东西音乐亭、文德坊和武功坊。中路宫殿之北是大清门、正殿崇政殿。再穿过左右的两个翊门则进入了



另一个院落。

与其他建筑的庄严和肃穆相比，这院落里的房屋精巧而雅致。远远地，可以望见高台之上有一个三层的楼阁，被称为凤凰楼，有心人往往从楼阁的名称就能猜出其功用。不错，这里正是所谓的栖凤之地，是后妃们的居所。这里的中宫清宁宫和东、西配宫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堡式的后妃生活区。在八月十二日的这天夜里，悲痛如一场刚刚发生的风暴，让居住在这里的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的妃子们彻夜不眠。就在前一天，她们得知噩耗，她们共同的丈夫——努尔哈赤离开了人世。就在八月十二日当天，她们迎来了丈夫已经僵硬的尸体。

皇宫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已经病了几个月了。他的病有伤病，但多半是心病。宁远之役负于袁崇焕之手而仓皇逃归沈阳后，努尔哈赤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他英雄一世，豪气干云，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在疆场上纵横驰骋，战无不胜，罕遇敌手。而宁远以弹丸之地，负隅顽抗，竟将八旗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年近七十的努尔哈赤在精神上遭受了重大打击，他苍老了许多。痛定思痛，他忽然意识到，从起兵以来，他已经在疆场上奋斗四十余年了，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羸弱的老者。他累了，是身与心双重的疲惫。

风烛残年，谁慰我心？

努尔哈赤忧愁难眠，焦躁不安。他心事重重地离开盛京皇宫，到清河温泉去疗养，谁知天命已尽，病势日益沉重。他急忙顺太子河乘舟赶回盛京，结果到暖鸡堡就已经支持不住，驾鹤西去了。

除了老汗王众多的妻妾之外，最关心努尔哈赤身体健康的要算是他的儿子们了，他们一心希望父亲能在温泉疗养，一心希望父亲痊愈归来，以恪尽做儿子的孝道。但是，当努尔哈赤僵硬的尸体伴随着号啕痛哭的声音进入城门时，他们关心的目标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当然，免不了的，他们会为父亲的亡故而悲痛，但他们此时没有被眼泪冲昏头脑，相反，他们异常冷静，他们需要以异常冷静的头脑筹划自身的未来和发展。努尔哈赤的亡故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业已形成多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格局，人们的心乱了，也散了。

所有的筹划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所有的筹划都取决于一个前提，谁会是后金汗位的继承者？一个大大的问号悬挂在每一个爱新觉罗子孙的心头。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人选当然应该在努尔哈赤的亲属们中间产生。

而此时爱新觉罗家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资格做继承人的候选人太多了。显然地，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又要起作用了。谁优谁劣，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更何况，虎父无犬子，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哪一个不是天生的英雄好汉。决定需要迅速地做出，而做出决定的人又往往是参与汗位竞争的努尔哈赤的子侄辈们。八月十二日这天夜里，爱新觉罗家族里的人都坐卧不宁。一大群贝勒正在连夜商议，谁将成为新汗王，大家争论不休，举棋不定。

盛京城内最壮观的建筑群无疑是皇宫——汗王的居所，而仅次于皇宫的建筑则是十一座王府，他们是努尔哈赤的亲族的居所。在这十一座王府之中，有三座离汗王的宫邸最近，以通天街为界，东面的两座分别属于多尔衮和阿济格，西面的一座属于多铎。三座王府与皇宫保持着最亲密的距离，仿佛承欢膝下的幼儿，昭示着他们的主人与汗王密切的关系。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三座王府的主人正是努尔哈赤的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他们是努尔哈赤与大妃乌喇那拉氏的孩子。他们的母亲享有努尔哈赤的专宠，而他们自己也是努尔哈赤的爱子。

在即将开场的汗位争夺战中，他们似乎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

条件。三兄弟中，以多尔衮最受人瞩目，人们往往把多尔衮在后世的作为与他继承汗位的可能性结合起来，认为多尔衮在当年是被兄长夺走了汗位继承权的。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时年十五岁，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他没能参加贝勒们的讨论，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决定自己将来命运的大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此时正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父亲的突然辞世给他带来巨大的惶惑和不安。在努尔哈赤的后嗣之中，多尔衮有希望继承汗位吗？他，是莫名其妙地失去了汗位继承权的可怜虫吗？

努尔哈赤先后共有妻妾十六人，子女二十四人，其中，子十六人，女八人。根据《清太祖朝满文原档》和《满文老档》的记述，在努尔哈赤时期，对妻妾均称为“福晋”，仅以大、小来区分其妻和妾的地位，正室的妻被称为“大福晋”，侧室的妾则被称为“小福晋”，与汉族俗称的“大老婆”、“小老婆”相似。

大福晋又可称为大妃，努尔哈赤先后有四位大妃，她们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对于努尔哈赤或者说后金政权的影响最大。努尔哈赤最早的原配妻子是佟佳氏，生皇长女固伦公主，皇长子褚英，皇二子代善。佟佳氏去世之后，努尔哈赤又娶妻富察氏，名衮代，原是努尔哈赤族兄之妻，被努尔哈赤继立为大妃，生皇五子莽古尔泰，皇三女莽古济格格，皇十子德格类。努尔哈赤所娶的第三房妻子是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生皇八子皇太极。第四房妻子，就是多尔衮的生母乌喇那拉氏，名阿巴亥，她先后为努尔哈赤生下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

到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前三位大妃或是已死，或是失宠，受到老汗王努尔哈赤宠爱的就剩下最后一位大妃乌喇那拉氏，她是多尔衮的母亲，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多尔衮继承汗位是有一定基础的。

此时，凤凰楼内弥漫着悲痛的气息。老汗王后妃的居所里寂静无声，在所有思绪复杂的后妃之中，免不了会有多尔衮的母亲乌喇那拉氏。乌喇那拉氏已经连日未眠了。她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是她陪伴努尔哈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天时光。

大妃乌喇那拉氏，名阿巴亥，是乌拉贝勒满泰之女。乌拉，当时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而且势力最为强大。后来，乌拉参加了由叶赫挑头建立的九部联盟，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结果九部联军大败，阿巴亥的父亲死于这场战争，她本人则被叔父当作战败求欢的礼物送给了努尔哈赤，时年仅十二岁。两年后，努尔哈赤的大妃叶赫纳喇氏因病去世，乌喇那拉氏继立为大妃。

努尔哈赤没有料到自己强壮的身体会突然倒下，他离开盛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排解战败后的郁闷。无论怎样，盛京城里令人压抑的气氛，后金政务的繁杂都是不利于他的身体健康的。努尔哈赤到清河温泉之后，除了沐浴疗养之外，还派侄儿阿敏祭拜堂子，向天神和祖宗的神灵祈求。但是他的诚心祷告并没有得到神灵的怜悯，取得明显的疗效。不久，他就觉得神思昏昏，体力不支，料想身体定然难以康复，急命回京，同时派人请大妃乌喇那拉氏前来迎接。他想要在临终前见妻子最后一面。

乌喇那拉氏接信后火速赶往，二人在浑河相遇。有关相见后的情形，史书失于记载，但是可以想见作为妻子和母亲双重身份的乌喇那拉氏一定急于知道丈夫对于后事的安排。她固然关心丈夫的身体状况，但是比较而言她更加关心的是自己的三个儿子，她急于了解努尔哈赤是否已经为他们的未来做了安排，尤其是尚在稚龄的多尔衮和多铎，缺少了父爱的温暖，他们别说发展，继续生存都会有问题。

有迹象表明努尔哈赤在乌喇那拉氏的三个亲生儿子当中最欣赏十四子多尔衮。他曾经多次当众夸奖多尔衮的聪明伶俐，在多

多尔袞年仅九岁时就封他为“和硕贝勒”，与其兄阿济格、弟多铎共同领有两黄旗的大部分牛录；在多尔袞十一岁时就张罗为他娶亲，努尔哈赤对于多尔袞的钟爱和器重是溢于言表的。对于多尔袞继承汗位，乌喇那拉氏是怀着期望的。

但是，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并未对乌喇那拉氏做出任何关于后事的安排，要不然，乌喇那拉氏怎么会只是以泪洗面，回到盛京后也未见有所作为呢。从浑河到暖鸡堡，努尔哈赤经历的是断魂之旅，而对于乌喇那拉氏来说，人生的苦辣酸甜，百味遍尝。她痛哭着抚摸丈夫逐渐冷却的尸体，心中却悲愤地想到，从此后，她与三个苦命的孩子就成了孤儿寡母了。

多尔袞的王府中静悄悄的，十五岁的少年多尔袞彻夜未眠，他正在心中默默祷告。多尔袞正处于似懂非懂的年纪，父亲的去世对他而言是一强大的刺激，他悲痛、恐惧、忧虑、担心，但全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

秋风吹过，凉意袭人。也许是他的求助灵验了，忽然，急促的脚步声在房门之外响起，还不是天亮时分呢，但是，已经有事情发生了。

是激烈的汗位之争落下帷幕了吗？

是新的汗王诞生了吗？

是，也许是。

但是，毫无疑问，新汗王并不是多尔袞。

有关汗位的继承问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性问题，而多尔袞时代所面临的关于继承问题的争夺战还只是开端。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有很多问题已经湮没在历史之中，成为千古之谜，隐藏至深。但其神秘的气息播撒开来，会让人忍不住想彻底揭开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谜团。只是揭开历史谜团的时候，不是去品尝尘封老酒的悠长和绵香，而是品味王权与利益之争的血腥和残酷。历史上每一个存在权力之争的家族对此都应当深有体会。权

力的争夺，泯灭了亲情，扭曲了人性，摧残了灵魂。对于任何经历过权力之争的人来说，回首往事都难免心悸。

老汗王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继承权的斗争，只是还未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鉴于自己年事已高，老汗王努尔哈赤曾经考虑过在众子之中选出一人执政，历练数年，一方面可以在处理政务、协调关系等诸多方面积累智慧和经验，另一方面可以确保在他百年之后，爱新觉罗家族有新的领导核心。他的考虑当然是很周到的，但是，在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他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每一次打击都是来自他信任的儿子。

有关汗位继承的问题很早就得到了努尔哈赤的重视，凭借一个老政治家的嗅觉，他感到，爱新觉罗家族在未来的领导人问题上将会有重大的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汗位的候选人过多，而且都虎虎有生气，武艺娴熟者、智谋高超者、才具优长者都不乏其人。

如果利用排除法的话，首先可以排除掉努尔哈赤的侧福晋所生之子。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之中，为四房正室所生者八人，即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只有这八个正室所出之子，才有可能继承汗位。在这八人之中权衡，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早已经是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他们跟随父亲出生入死，屡建功勋，有不容置疑的资历。

而后面几位小贝勒，德格类是莽古尔泰之弟，在军功建树方面较之其兄相距甚远。阿济格为人莽撞，空有匹夫之勇，不受努尔哈赤的器重。多尔袞和多铎此时年纪尚幼，他们虽然是自己所宠爱的乌喇那拉氏所生之子，但在军功方面毫无建树，选择他们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因此也不在努尔哈赤的考虑之中。努尔哈赤最初的选择是在年长的贝勒中择一合适的人选。

努尔哈赤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但很快，他在现实中遭到了挫折。

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来自于他的长子褚英。

立嫡以长不以贤，褚英作为长子，首先得到了执政的机会。

褚英的母亲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妻子佟佳氏，褚英四岁时努尔哈赤就已经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斗争，因此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在战火的洗礼中长大，褚英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能征善战，成了父亲的得力干将。

知子莫若父，努尔哈赤对于自己的儿子还是深有了解的。褚英在战争中展示了他过人的勇敢和才智，屡立功勋，声望很高，但是，他又有致命的缺点——脾气暴躁，恃才傲物。所以努尔哈赤最初决定把汗位传给长子褚英时，怀着矛盾的心理，他认为：“我若无子，夫复何言，今欲使我自己的儿子们执政，则按理应使长子执政，只是长子自幼心胸狭窄，并无善养国人之心。但若使其弟弟执政，又置其兄长于何处？怎可以使其弟超越其兄而执政？”

努尔哈赤通过多年的观察，已经发现了长子褚英有心胸和气质上的缺点，但是，长子继位，尽在情理之中，且年轻人气盛一点也是有的，努尔哈赤希望，由自己提出让长子褚英执政的安排，会让褚英认识到父亲对自己的垂爱，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心胸狭窄的缺点，一改旧貌，转而为公平正直之心。可惜，褚英执政后，并没有接受父亲的苦心教诲，权力所带来的权威以及利益很快让他陶醉于其中，他把父亲的殷切期望很快抛之脑后了。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五十四岁那年，委政于褚英。褚英执政后，骄横跋扈，盛气凌人，欺压弟弟们和努尔哈赤荐用的五大臣。他号令诸弟与诸大臣对天发誓，效忠于他，完

全没把自己的父亲放在眼里。但是，本来与他平起平坐的兄弟们怎么肯买他的账呢？他甚至还扬言：“将来我继汗位之后，对于和我作对的诸弟、诸大臣，统统杀掉，决不姑息。”褚英的威胁和恫吓使得人人自危，于是大家干脆联合起来到老汗王努尔哈赤面前告发他的罪状。

努尔哈赤知道，后金处于创业的阶段，最忌讳的就是将相离心离德，他亲自对褚英进行告诫。褚英此时利欲熏心，受到努尔哈赤的告诫后仍然不思悔改，反而发展到对天地焚烧咒书，诅咒出征的父亲和弟弟们，并表示不让兵败回来的努尔哈赤和贝勒们进城。事情败露后，努尔哈赤将褚英囚禁，时为公元1613年。

褚英对于父亲的忤逆伤了努尔哈赤的心，但是他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努尔哈赤明知褚英罪恶深重，百死难赎，他却又不忍心下手。但是两年后，褚英毫无悔改之意。考虑到长子的存在会败坏国家，努尔哈赤才忍痛将褚英处死。亲父杀子，人所难为，而又不得不为，五十而知天命的努尔哈赤洒下了英雄之泪。

选择汗位继承人问题，让努尔哈赤殚精竭虑，愁肠百转。

长子执政的实验仿佛只证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涉及权力和欲望的东西，总是难免会激起人们的贪婪之心。贪婪的烈火很容易烧毁亲情，毁灭理智。

褚英事件的发生，使努尔哈赤更加意识到汗位继承问题是一个残酷和血腥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此问题持回避态度。而娇妻幼子的可爱将他的视线也暂时地转移了。

就在努尔哈赤囚禁褚英的前一年，即1612年，他与大妃乌喇那拉氏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此子即多尔袞。小家伙继承了父亲的威猛和母亲的伶俐，活泼可爱，这暂时转移了努尔哈赤的注意力，让他从长子背叛于他的痛苦中稍稍解放出来。努尔哈赤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与乌喇那拉氏母子建立起了更加亲密的关系。长子的冷酷无情，使他心灰意冷，但幼小的儿子对他的信任和依赖



则在岁月之中疗好了他心灵的创伤。

但是，努尔哈赤可以暂时回避这个问题，却不能永远逃避这个问题。

天命五年（1620年），努尔哈赤的得力干将费扬古突然死去，惊醒了陶醉在天伦之乐中的努尔哈赤，他忽然意识到：“大臣们业已开始凋殒，我必也不久于人世矣。”已经六十二岁的努尔哈赤不得不揭开伤疤，正视后继之人的问题了。

当初努尔哈赤安排的执政之子，除了长子褚英之外，还有次子代善。褚英被处死后，代善的执政地位并未被取消。在努尔哈赤诸子中，以代善的实力最强。1615年，努尔哈赤发展和完善了八旗制度，将原有的四旗扩编，定为八旗，而代善则拥有其中的两旗。1616年，努尔哈赤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辅佐汗王共同听政。而四大贝勒中又以代善为首。

努尔哈赤把希望放在了次子代善的身上。次子代善与褚英为一母所生，但与兄长的骄横与暴躁正好相反，他为人谦和谨慎，又战功累累，很受努尔哈赤的爱重。但是，很快地，时间和实践建立起来的信任在权力欲望的面前倒塌了。

先是在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庶妃代音扎站出来揭发，说代善与大福晋富察氏有暧昧关系。她举出了具体的事例，说大福晋富察氏曾经两次备办酒菜送给代善，而且，还每天派人到代善家中看望，她还曾经见到大福晋深夜出宫。努尔哈赤闻言大怒，当即派大臣调查此事，结果所揭发事被一一证实。妻子失德，儿子不肖，努尔哈赤对于此事焉能容忍，但又不想将家族丑闻公开，因而只是寻了一个借口，声称“大福晋富察氏偷了许多缎子和金银财物隐藏”，并派人搜查，证据确凿后将富察氏休弃了。

虽然代善并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惩罚。但是，努尔哈赤在当